

榮期鍾……色特和態動的學文代現國法

天遙蕭 ……………花瓊與花曇

騁思黃……………海怒

匡 力……………洲星看人港香個一

文 亞 ……………故事情愛的蓋沙

蕉風

半月刊

68

日五廿月八年八五九一



• 嵩黃 •

(刻紙) 椰採



蕉風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刊

本期目錄

萬里望	法國現代文學的動態和特色(文藝思潮)	鍾華
論語新編(幽默篇)	怒海(小說)	小期
曇花與瓊花(食風樓隨筆)	山徑	黃思
新	現實	蕭遙
山徑	憧憬	伊人
現實	小景	雲影
憧憬	雨夜	文渚
小景	沉默	錦堂
雨夜	露珠	章君
沉默	馬六甲梁州長探病記(古城遊踪)	夢苗
露珠	蟋蟀(隨筆)	方息
馬六甲梁州長探病記(古城遊踪)	報復(小說)	趙爾
蟋蟀(隨筆)	聽雨的情調(小品)	張爾
報復(小說)	沙蓋的愛情故事(報告文學)	斯人
聽雨的情調(小品)	一個香港人看星洲(小品)	亞答
沙蓋的愛情故事(報告文學)	羅家倫二三事(文壇雜話)	力文
一個香港人看星洲(小品)	文訊	劉如
羅家倫二三事(文壇雜話)		本刊特輯
文訊		

讀者·作者·編者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Tras Street, Singapore. 2.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新加坡的民選市議會，爲了「痰盂」而起激辯。安斯隆先生建議：「送給每一市民一個小痰盂，藉作紀念，而資警惕。」但梁蘇夫人却反對說：「小痰盂容易打破，而且耗費公帑也太多，這是萬萬不行的。」

本人倒有一個兩全的辦法，就是由市議會送給每一市民一個胸章，上刻「不要隨地吐痰」字樣。如此，不是可作紀念而又能收警惕之效嗎！但未知衮衮諸公以爲如何？（華君）

這個月中，新加坡展開的「反吐痰運動」，可忙煞了市長及議員們，也花去了不少的宣傳費用。

我想：現今醫學進步，若能設法研究一種「化痰藥」，使得人民吃了無痰可吐，那便可以省去「反吐痰運動」的麻煩了！這豈不是一舉數得，又何樂而不爲？（鹹濕大夫）

據「中國新聞社」消息：在最近一年間，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大都市裏，不會發生過一次盜案。

這絕不是騙人的謊話，而是可以相信的事實。請想一想：今日的北京和上海，家家都無隔宿之糧，還有什麼能使歹徒覬覦的呢？（包打聽）

最近，新加坡一家著名的鞋帽商店，在報上刊出一段題爲「王霸之別」的廣告，特照錄全文如下：「薄利賺得少，是替別人打算，猶

如王道。厚利賺得多，是替自己打算，猶如霸道。自古王道必興，霸道必滅。」

從表面上看來，這是一段極爲簡潔的袖珍小廣告，解釋吾國王道與霸道的分別。假如仔細地想想，那個「霸」字用得真妙，因它是針對某著名外國同業，尤如操刀的屠夫，一落刀就見了血。相信「萬里望」的讀者看了之後，將來個會心的微笑吧！（皮鞋匠學徒）

爲了緒方過境鬧出的不愉快事件，「聞人」吳佛吉先生特在報上公開發表一個聲明，作了一番解釋，其用意是要澄清社會人士對他的誤會。

當我讀了他的這篇書面談話，對他的誤會已經大大減少，因爲他是「不忘舊情」，才設宴爲緒方洗塵，這是人之常情，豈可厚非？可是，他那在昭南時代被殺害的幾個至親，如果地下有知的話，又將作何感想呢？（曬舌者）

報載：美國海軍部製成一種機械人，不但能辨認面孔，而且還能夠閱讀、翻譯、寫字及走路。

這對那些白領階級的文員是一個大威脅，因爲機械人大量應市以後，他們的飯碗就有被搶走的危險。但「頭家」之流看到這個消息，則會哈哈大笑，因爲有了機械人，既可節省人工開支，更不用耽心罷工加薪的事了！（梓雁）

約·法·三·章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爲題材。

●行文以幽默輕鬆爲主，但切忌任意攻訐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法國現代文學的動態和特色

鍾期素

如要明瞭現代法國文學的動態和特色，那得先將法國文學的精神和傳統，作一個概括的說明。

法國文學的傳統和精神

正如近代最卓越的文學史家及批評家藍遜所指出：「所謂傳統，並不是一種必須遵守的經典。它不是固定的。如果要它固定，除非有一天法國文化已經變成過去的和無生命的東西。……但是，只要法蘭西精神有着生命活力一天，則傳統勢將一代一代地吸收新的元素而擴大和複雜。因此，從來不會有人對年青的一代說：『完了，法蘭西傳統已經做好了，再無須你來添加什麼了……。』」

事實上，法蘭西民族的消化力是不可思議的。從拉丁文混合了高盧文和日耳曼文，他們創造出中古時代那明朗而流暢的法國語文和精神。數世紀後，從希臘和意大利的發現，復返拉丁文，而產生了他們的文藝復興，使法國語文和精神以各種方式向各方面膨脹和擴大，造成了十七世紀偉大的古典文學。在十八世紀，一方面完成了散文的流暢與盡善盡美，他方面則為文化的大熔爐，拚命吸收英德的各種產物。浪漫文學便是從中古時代法國文學發掘出的精髓，加上外國文學的薰陶，而精製出的偉大的抒情文學。從這裏，我們便可看出，浪漫文學是從國家的傳統中生根的，較之德國的或英國的浪漫主義為更接近於法國古典文學。

然則，現代法國文學的特色又是怎樣呢？我們可以大胆地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法國文學，以一九一四年為它的分界綫。

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法國文學

在一九一四年前，「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已獲得了勝利。一般說來，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就是作家的目標，一如畫家、雕刻家、音樂家一樣，在創造一部美好的作品，既非社會利益，亦非道德或真理，能要求藝術家去損害美感。對於此一主張，已不容爭辯了。而易於通曉，則為當時所奉行的規則。儘管有過一些時候，不少作家似乎偏愛晦澀、不聯貫和放蕩，認為明朗、整潔、有尺度和均衡，乃是古典氣質。但是，被當時所推崇的，認為有前途的近代作品，似乎指示出法蘭西文學並打算捨棄智慧。在這些作品裏，由於他們所使用的想像和象徵的點綴，可看出那些動人的感觸與情感，已變成了一些觀念，或觀念的暗示。這時的法文也重新變成明朗和樸實，而不是古怪的語言。一種更複雜的、更易於了解的藝術，正在醞釀中。法國文學似乎正走向綜合的方向，「法蘭西新雜誌」便是當時適合此種探求的最優良工具，它包含浪漫派、寫實派、象徵派各式作品，并使各種精神得以按照各人的氣質，各自選擇自我表達的方法。

一九一四年以後的法國文學

但是，一九一四年以後的情形却不同了。

智慧被摒棄了，直覺和各種不同的神秘獲佔優勢，癡狂，甚至矛盾取代了清朗，他們已不再推崇梭佛克魯（古希臘的著名悲劇詩人）和柏拉圖（希臘哲學家），竟以邪淫之文著稱的沙德（Sade）為崇拜對象了。那種不能通達的和難於理解的信仰，充斥於詩章，驅逐了人們正常的感情。

甚至不少小說中的主人翁，或者是一些沒有良知良能的人物，只是由於自己的本能推動，盲目地穿過那亂闖闖的嘈雜的世界；或者便是一些胆小的傢伙，過着夢魘般的生活，在等待着神秘的懲罰，像那位捷克作家卡孚加（Kafka）所表達的一樣。所謂人類精神產物的「藝術」，被嘲笑為一種人造的虛偽和可笑。它窒息了隨意與自動，每一個作家都覺得自己不過是正式文件的傳送人而已。至於「為藝術而藝術」的論調，認為「夢想和努力去創造出一本美好的作品，它將是永恆快樂的泉源。」這種主張，根本是一個逃兵，是對於社會義務的急迫要求的逃避。作為一個作家，應該負起這種義務，并為之出力。由於這種對藝術輕視，和對合理的組織的輕視，自然而便產生了語文的混雜。這種混雜，乃是由於某些超現實主義者（Surrealists）使用了一些純粹個人化的字彙，和若干小說家慣用那些隱語俚言所形成。

這一切都顯示出一種文化的解體，而它剛好居於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蓬勃燦爛時代的前期。在那燦爛時代中令人稱讚的許多偉大作家，他們却多是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已經形成了的。縱令戰爭的艱苦磨練，並不會摧毀他們對於理性與審美的尊敬。這一股時代的潮流，隨着戰爭的勝利，以奮激的狂熱，來迎接各種不同的外國文學。他們不但不就心怕使法國人靈魂變質，相反的，却希望藉此使法蘭西精神擴大與充實。因此，法蘭西精神從來沒有像當時這般自由和活躍過。但是，這種自由并非毫無損害，它刺激着作家們四分五裂；每一個作家都按照自己的法則，并適用其法則，儘可能求其與眾不同。於是，這一個偉大時代的特色，便是集各種感興各種文體之大成。自一九二〇年以還，理性粉碎了，神秘感誘發了，逐漸增加的利益給予人們以隱秘的力量，發掘最古怪的、最奇異的，和尋求意外的、不平凡的、不正常的。一言以蔽之，即反智力主義在各種形式下紛然出現。

自一九三〇年始，由於經濟恐慌，法西斯主義日見抬頭與膨脹，內戰的預兆等大事，使時代愈形暗淡，新的作家出現了。但不幸他們自出生以來，就不會嘗味過幸福的溫馨。因此，他們并非欲保持幸福的記憶，相反地，却是大胆地來作出他們的老大哥所未作出的結論。像現代小說家馬洛荷，甚至認為「行動便是一切憂慮的誘導」。但是，怎樣行動呢？向甚麼方向呢？既然「蒼天本是空虛」，「真理只是相對」，「道德乃純粹的虛偽」，留給人類的別無他物，只是這世界像一個白茫茫的、無邊無涯的大洋，沒有指南針，也沒有帆，各人逕自投向這大洋去探險，各人逕自在這大洋中朝一個不可知的新大陸前進，有的是中途沉沒了，有的幸運地達到了目的地。

第二次大戰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大災難。這些年青人，當他們剛跨進意識生活，便即刻由於直接經驗的體會，認識了暴力、災禍、不幸、飢餓、告發、折磨、虐待、集體屠殺、放逐、轟炸，沒有任何既有的精神和道德的形式，足以作為他們的屏蔽。他們立刻看到的遠景，便是物質生活困難的日益增加，和新的戰爭或戰爭的威脅。因此，我們無須驚訝於他們那無聲無息地、絕望地放棄了奮激的狂熱，那過去曾經震撼過他們的青春的奮激，而心甘墮落、無耻、殘酷、和黑色的詼諧。這因為：第一次大戰只摧殘了人類的身體，而以最大的希望終結。第二次大戰則重重地創傷了人類的靈魂，那深沉的痕疤，必須久久才能痊愈。因此，需要一個長的時間，用傳統的、理想主義所包含的一切纖細、深情與熱心，來重建新的文化。這恰似從一幢被炸毀了的屋子走出來一樣，人們企圖穿過斷瓦殘磚和煙霧漫漫的廢墟，重建那親切的景象。然而，法蘭西的詩人們，却苦惱和折磨着自己，從自我的深淵，拚命去尋求絕對的神秘，以致發狂、自殺，或放棄了文學。那些野心較小的，便深深地固封於其個人的奇異怪誕之中，却同意我們去透入他們那無法透入的作品。至於小說家，則繼續描寫人類的齟齬，混合着虛弱無力、自私自利、愚昧無知、貪得無厭的百像。這因為首創以心理分析治療性衰退的佛赫德（Freud）的學說，實支配着大多數的作家。他們只須從他們所發現的垃圾堆中，便可盛滿那些謬誤的、最不拘束的、最出自臟腑的心理學，而它們却可獲致特殊的利益。無疑地，文學作品的貶值賤賤，幫助了他們愈來愈大胆，愈是不規則的東西，便愈能吸引大量的羣衆。在今日文壇，邪淫言之保守主義，與昔日之合理的拘泥主義相似，同樣戮害人類。

由於第二次大戰，法國全國遭受着統治淫威的殘推，尤以一班年青人，四年來生活在苦工營、監獄、死亡的威脅下，燃起了憤怒與抵抗的火花。然而，這是很顯然的，即此種可怕的苦難磨折，自他們有生以來，便已沉重地在他們心靈上烙下了深痕。較他們年長的一輩，還曾經有過溫馨，這種溫馨，似乎自他們入世，便已消滅。因此，一種新的文化，便開始在草創與完成。舊的一代，沉溺於人文主義與公平無私的文化，却不能不讓位於新的一代；而這新的一代，自有意識以來，便已滲透了憂懼、屈辱、憤怒、戰鬥，為焦慮所煎熬，或為行動所訓練過的。藝術既不願消滅，便須試圖適應。特別是小說，雖固執於古老的形式，却大受美國的影響。美國以他們的自然主義，配合着電影方式而加深其影響，例於同時並行主義，省略文筆旅行，使觀衆迅速地改換地方，跨過了全球或半球，可以同時

敘述兩個故事。法國若干現代作家如 (Ramuz, Romain, malraux) 均已謹慎地使用此種技術，有的作家如 (Cocteau, Giraudoux, Sartre) 則直接從事電影寫作，其中白諾兒 (Pagnol) 甚至放棄了劇本，專門為電影執筆。

電影和無線電廣播的影響

誠然，電影和收音機乃是近代文明的寵兒，二者交互變化，又形成了電視。那些圖片所產生的衝激力，當然遠超過於詞句，它們立刻而直接地觸及於我們的五官感覺，無須像書籍讀物要憑藉智力去將那些視覺所得的字，和抽象的記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反映出來；電影使我們避免了這種疲勞，而且符合現時代一般要求以感覺代替概念的趨向，它將外界的存在、景物、羣衆的舉動，活生生的擺在我們的眼前。甚至有時那種面部的壓擊、那種笑容、那種凝視的目光，像閃電般一霎間穿透我們，照亮了靈魂的秘密。至於無線電廣播，對於一個有教育的聽者來說，他可以選擇一個好的廣播員來收聽，并非毫無實益。二者同為集體娛樂的好工具，也同為宣傳的無可比擬的工具。因之使我們甚至發生了一種憂疑，此即：表面上似屬空虛而抽象的文學，是否會因新興的訴之於我們五官直覺的電影電視方法而臨終呢？

我們以為：電影使我們的思想酣睡；收音機則分散我們的思想。電影的觀衆，讓銀幕上的影片所吸引；收音機的聽衆，讓播音員的聲音所吸引。但是，就電影來說，除非對於同一部片不重看，否則，那種機械的面部壓擊、笑容和目光，縱不反胃，也很難吸引人。但是，對於一部好的小說，即使搬上銀幕，它本身的價值仍是無盡頭的，你可以再重讀十遍或二十遍，特別是停留在你所喜歡的一頁上，那將是一種樂趣與享受，因為沉思默想便是精神的滋潤。只有文學才能為我們解釋靈魂的神秘，為我們分析人物的道德本質，或含蓄地暗示出何者為可愛，或令我們警覺。對於一本讀物，我們可以隨意就我們感興趣的問題，停留在那些重要之點來沉思。然而，收音機却沒有這種可能。從電影和收音機，每個人所感覺到的和思索的完全一致。如果人類進化之結果，人人均集中於同一目標，一切均達於同一終點，那將是不可思議。故思想集中，實為今日文明的危機；憑藉書本所能獲得的獨立的判斷，緩慢的思考，便將消失了。

新興的文學運動

自一九三三年以還，由於現代哲學「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e)

論的影響，法國作家以詹·保羅·沙爾特 (Jean-Paul Sartre 1905-) 為首，提倡一項「入盟文學」(Littérature engagée) 運動，創辦「摩登時代」雜誌，主張應研究現實中之具體問題，每一作家必須加入一派去戰鬥，故名為入盟文學。換言之，他們認為因音樂癖或美術癖以致衰憊了的文學，唯有像戰士般去戰鬥，才能重新發生力量。沙爾特曾發表一連串謹嚴的著作，從哲學的、文學的、理論的觀點加以闡揚。目前，我們還難以推論這一運動對於青年人的思想所將產生的影響。

結論

上面所述，似乎就是現代法國文學的簡貌。要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所形成的一代，是一種壯麗而意氣揚揚的；自一九一四年以後所形成的一代，是焦慮而近乎憂鬱的。第二次大戰幾乎瓦解了法國，使一切降低了，貶值了，文學和藝術亦不例外。一切傳統都破碎了，由於詩人們使之乾涸；由於佛赫德主義支配了若干小說家，每一個作家都以「非理性」和「無意識」而訴之於自由仲裁，使作品降到最低標準；更由於電影和無線電廣播不停地蠶食文學領域，法國人的智慧似乎近乎放逸……他們似乎正面臨着自十五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而此一危機，非但超過文化，實關係全人類……

但是，在文藝復興時期，人類憑着自己的尺度建立了世界和藝術。至於今日的世界，由於偉大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已使它遠遠超過了人類的尺度，適逢兩次大戰，打破了世界的均衡，摧毀了道德的基礎。今日的人類，被剝奪了標誌、方向、甚至信心，在黑暗中摸索着尋求一種新的價值，足以支持并允許他們生存。這種焦慮的搜尋、絕望的悲哀的本身，却顯露出一種力量，足令我們對它寄予希望。如果一旦人類發現了生存的新理由，也許分歧的文學將會自形圍聚於其四週，而發生今日所缺乏的力量；如果人類能保持人的充分價值，則未來的作品將是明日的人所願望的作品。讓我們這樣希望着吧！

編輯室小啟

各讀友寄來稿件，請直接寄交新加坡賢路五十二號A (GS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蕉風出版社收，勿再投寄新加坡郵箱二〇

三四號，以免延誤。

論語新編

· 小 丞 ·

讀了本刊六十六期滄海客先生所寫的「無事生非」一稿，深覺富有幽默奇趣，意在言外。因此，使筆者聯想起有兩則「論語新編」，雖屬遊戲文章，但言之有物，絕非離經叛道，歪曲事實，姑分誌於下：

爲了針對現代的一般惡習，遇事不肯認真，總是馬馬虎虎，籠統混的過下去，於是有人把孔夫子「在陳絕糧」的故事，編了一個笑話，它的內容是這樣的：

孔子叫子路去向米店借糧，米店的老闆要考考他，寫個「真」字給他認，他率爾而對說是個「真」字，老闆搖頭說他冒充聖徒不肯借米。跟着，孔子又叫子貢前去，他也遭了同樣的失敗回來。

最後，孔子親身上門，米店老闆依然寫個「真」字來考他，但他笑了一笑說：「是直八」，果然米借到了。後來門徒問他何故，他說：「這個年頭，認『真』不得！」

在沒有是非、沒有法律的社會，認真的便要吃虧，「難得糊塗」便成了上智。這一段故事新編，自然有它的含義所在。

是一個「孔夫子擇女婿」的一首彈詞，那時正是提倡白話文的年代，後來又經過陳子展先生的修正，曾在上海的「社會月報」發表過，現特照抄它的原

文一遍：

孔夫子沒事住後堂，他夫人找他論家常。

提起了女兒的婚姻大事，不由口出怨言：

老爺，你太欠商量！三千弟子且不講，

四科十哲甚賢良。難道沒一個學生中你的意？

爲甚麼把女兒許配公冶長？他不學人話學鳥話，

不管家中有無餘糧。有一天，一隻雀子飛來報個信，

大聲叫道：公冶長，公冶長，

南山有隻虎馱羊，你吃肉，我吃腸，

趕快拿來莫徬徨。公冶長，這時餓的緊，

拿回羊肉好做湯。忽然門外有人喊作賊，

一根繩子套住了公冶長。罵一聲：

你這賊子還抵賴，鍋裏羊肉就是臟！

到如今還下在南牢內，腳鐐手銬響叮噹。

看俺姪女的丈夫多麼好，那南容每日三復白圭章。

拿俺的女婿和他比，怎不教我老淚汪汪？

孔夫子連忙起身把話答：夫人，你有所不知，細聽端詳。

女兒，本是我們親生的一塊肉，

她的婚姻大事，難道我好荒唐？

四科十哲的弟子我都想過，並沒有一個好的招東牀。

我看那顏回將來必短命，閔子騫又是個後娘。

曾參的天性太遲鈍，子路的脾氣太剛強。

再伯牛毫不講衛生，久後定然生大瘡。

仲弓本是犂牛子，兩親家門戶不相當。

子游終日好唱戲，子貢僅僅會經商。

宰予終日好睡覺，子夏後來目必盲。

看起來，再沒有公冶長好，雖坐在南牢內有何妨？

須知道，牢獄就是研究室。有人說，牢獄就是大學堂。

何況是，他說鳥話來頭大，洋奴、賣國賊也要人當。

倘若一天官運到，做個外交官好不排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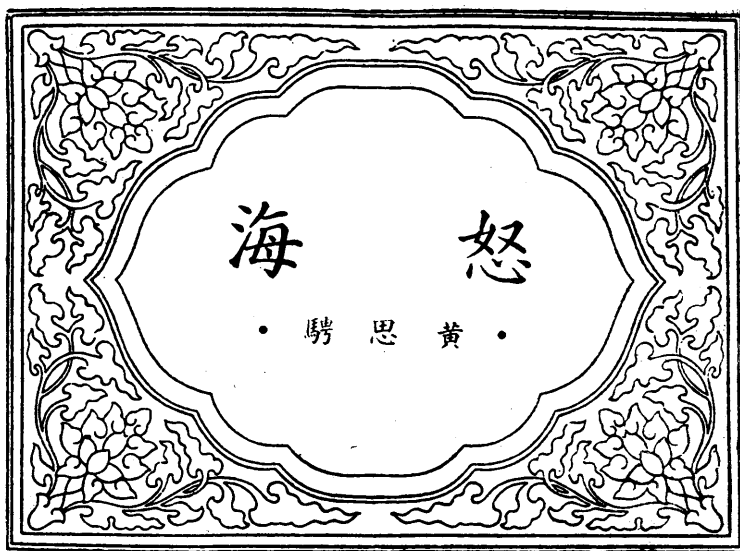
我說這話你若不相信，等到二千幾百年以後，

你總佩服我的好眼光！說的老太太笑出了辛酸淚，

老頭子把鬍子一捋又到了前堂。這一個故事改編，可說相當技巧，

而措詞也極其幽默。以白話的翻譯而言，尤其成功；以它的含義而言，諷刺時

事，亦是入木三分。如此妙文，安可不讀？



最近一年，海港附近的魚少得出奇，凡是用老法捕魚的人，都在飢餓綫上掙扎着了。

這一天的晚上，段阿九同他的老婆談到他們的買賣，認為沒有比這更壞的了。要不是她在海港附近幫別人做點雜工，他們根本就無法活下去。還有，別的漁船還僱個小伙計，儘管薪工都很菲薄，畢竟也是一筆支出。說到段阿九，他連這一點支出也沒有。他的那個孩子阿發，今年十歲了，原已到上學的年齡，但現在却做了他的伙計，幹着一個大人的工作。

「明天吃的東西都在這裏了，」他的老婆把一個盛飯菜的竹籃子遞到他的面前，皺着眉說：「甚麼都賒不到，只有幾個酸菜頭下飯。」

「煙葉也沒有嗎？」
「那裏還能有煙葉，你還拖欠着別人兩塊多錢呢！」

阿發坐在一邊，早就睡眼惺忪，聽到父母的談話，忽然睜開眼睛來說道：「爸爸，我們明天到遠一點的海面上去試試吧，我看見別人的船裏裝得滿滿的。」

「孩子，別人是機帆呀！」
段阿九同他的老婆交換了一個眼色，彷彿在考慮孩子的意見似的。

「好吧，我們也只能到遠一點的地方去碰碰運氣了。」他說。

這年頭，謀生是越來越艱難了。陸地上固然不容易，連海上也是一樣。在過去，海港裏沒有這麼多的漁船，海裏到處都是捕捉不完的魚。到了魚汛的季節，魚多得幾乎把船抬起來，只要有氣力，總能裝滿一個船艙。然而，這幾年情形有點不對，海港附近捕不到魚，魚汛季節也見不到魚羣了。

就以段阿九這一來說吧，他們過海上生活已經四代了。在他祖父的那一代，生活是過得很好的，他雖然酗酒，可是還留下了錢來買條漁船。到了他父親這一代，雖然生活不及從前好，可是一點也不困難，有時出海一次，還可以在家裏休息一段日子。到了他這一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天天非得下海，就填不飽肚子；尤其是

。她想起他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捕魚，就起身替他們安排一下。

「這天時真不知道會不會起風？」她把頭伸到窗外，望了一眼，自言自語地說。

「看上去一定會出太陽。」段阿九走了出去，抬頭看了看天色，才回答說。

他們收拾了一下艙面，就解開船纜出發了。段阿九的老婆，獨自站在堤岸上，重復地叮囑了幾句，目送着他們從漁船的夾縫裏慢慢地遠去。她看看天，又看看模糊的岸邊，等待天明以後去上工。

漁船出了海，段阿九就吩咐他的兒子阿發，把那張用許多塊破布綴補起來的船帆揚起來，好叫船走得快一點。

四周的海是一片墨綠色，偶爾看得見船上的燈光反射在波浪上的影子。在遠處，山峯映在灰色的天際。阿發坐在船頭上，耳朵邊響着海水拍在船舷上的聲音。他覺得非常興奮，因為他曾經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們追捕一條大魚，一條很大的魚。

漁船一駛出海峽，風急浪高，船就動蕩起來。在東面的天邊，一綫灰色的光升起來，天要亮了。

他們並不是最早出海的漁人，在一大片洋面上，已經有幾艘漁船在活動着，燈光正一亮一滅的。

他們凝視着天際，眼看那片白色的光慢慢升起來，海面也跟着變幻，風篷愈來愈緊了。

「爸爸，風向變了！」阿發說。

「我知道，沒有關係。」
不到半小時工夫，天已亮，頭頂上出現一大片烏雲，風浪不斷地托起船底，又突然落在水面上。

「爸爸，今天會刮大風吧？」
「像這樣的風沒有關係，我們快要到捕魚的地方了。」

船繼續向着大海上駛，岸邊的海島愈來愈小

「阿發，」段阿九拋下船槳說：「快把魚鈎丟下去吧，今天說不定有大風。」

於是，父子兩人一邊裝餌，一邊把鈎絲拋下海去。這時，船身猛烈地震盪着，使他們差點站立不穩。

做完了這件事，段阿九輕輕地搖起槳來；阿發的目光注視着海面，希望有魚來啄食。

「阿發，你先拿飯來吃吧！」

「爸爸你呢？」

「我等你吃好了來接我的手。」

阿發剛剛拿起籃子，就看見一條大魚翻着白浪，打從船邊一丈多遠的地方游過去，看上去足足有半條漁船那麼長。他丟下籃子，大聲叫道：

「爸爸，一條大魚！」

「我看見了，牠還沒有來吞魚鈎呢！」

正說着，他們在船面上踉蹌起來，漁船向着

一邊猛烈地傾側過去。

「我知道，你來把着船舵吧！」

那條魚拉緊了繩子，在船頭的前面竄動着，

一下在波浪上躍起，一下又沉了下去。漁船震盪着，船帆吃飽了風，桅桿格格地響着。段阿九坐在艙面上，雙腳緊抵着船舷，以免被大魚拖下水去。

「爸爸，要我把船篷放下來嗎？」

「不，隨它去吧！」段阿九氣急敗壞的說。

突然，船行的速度緩慢起來，那條拉緊的繩子鬆弛了。段阿九拉起那條繩子一看，魚鈎已經被吞去了。他急急忙忙跳起來，選了一條更粗的繩子和魚鈎。

「阿發，好好撐着舵，牠一定要回來的。」

叫道：「阿發，把魚叉遞給我！」

他站在動盪的船舷上，高高地舉起魚叉，向着海面上尋找。

「爸爸，你要當心呀！」

「不要緊，我得把牠叉住。」

不到五分鐘，那條大魚又到船邊來了，魚脊露在水面上有幾寸高。段阿九舉起魚叉，咬緊牙關，照着大魚的頭部刺過去。因為用力太猛，幾乎落到水裏去了。

那條魚突然不見了，只覺得船在向着一邊側過去，海水直灌到船艙裏來。段阿九拉着繫在魚叉上的繩子，另一隻手抱住了船桅。過了一會，魚叉從水底升起來，那條魚在幾丈遠的地方翻騰着。

漁船像驢馬一般動盪着、傾側着，浪花越過船舷，向着他的身上撲去。

「阿發，你怎麼啦？把住舵呀！」他大聲叫嚷着。

後面沒有回音。

他猛地回頭一看，孩子已經不見了。他大吃一驚，手上的繩子鬆開了，舉目向着海面的四周望去。

「阿發……」

他聽聽沒有回音，知道他是在叉着大魚的那一下落水了。他跳到船尾，取出刀子來，割斷了魚叉上的繩子，把船掉轉了一個方向，尋找孩子去了。

大魚已經把船拖了好幾里路了，而且風浪又大，根本望不見甚麼。他拚命地划槳，一面觀望，一面大聲叫喊。

時間慢慢地過去，他的氣力已經用盡，聲音也嘶啞了。正在這個時候，他看見海面上有甚麼東西在那裏飄浮，突又興奮起來，跳進海浪，向着那個目標游去。

他游近那堆東西，發覺那不是他的孩子，而是那條大魚，牠死了有一會了。他不再有任何興奮

奮的感覺，把那條大魚拖回到船邊，用繩子把牠繫住了，爬上船去。

他已經在海上來回找了兩個鐘頭，希望愈來愈渺茫。他想起這孩子所過的苦日子，禁不住哭起來。

「我怎麼去見老婆的面呀！」他兀自喃喃地說。

但段阿九並沒有放棄搜尋，他繼續在海面上來來去去，看見飄浮的東西就跳下海去，希望他的孩子會抓住一樣甚麼東西，能在海上維持着生命。

他忍受着飢餓，一直找到傍晚時分，依然找不到他的孩子，便萬念俱灰地坐下來，哀慟地哭泣着。

在夜色中，段阿九拖着那條大魚，回到了港灣。他的老婆站在岸邊，從他的臉上察覺了自己的不幸。

「孩子呢？孩子在那裏？」

「同他祖父在一起……」

這個女人跟踉蹌蹌跑到船艙裏，一下撲倒在艙面上，用手掌拍打着船板，嚎啕痛哭起來。

四周的人，看到繫在船邊的大魚，都聚集攏來，發出羨慕的目光，而全然沒有注意到他們所付出的代價。

段阿九沮喪地走到他老婆的身邊，哀聲地說：

「阿蓮，我們吃了這碗飯，就該有這麼的下場。我的父親，你的祖父和兄弟，不都是死在海上的嗎？再過些日子，你和我，也要葬身在那地方的……」

這個披頭散髮的女人抬起頭來，滿臉都是眼淚。她看見丈夫的眼睛是紅的，身上是濕的，便明白了他的遭遇，突然撲倒在他的懷裏，以訣別的哀痛呼喊道：

「阿發，媽的心肝……」

日雲花与瓊花

莫衷一是的炫惑



莫衷一是的炫惑

南洋的報章，常見刊載某翁

或某夫人園庭中「曇花盛開」，或「瓊花怒放」的花邊新聞。當

花開的夜晚，照例是主人滿懷高

興，開綺席以坐花，集良朋而共樂，互酌醇醪，

同餐秀色。餘興未闌，則更把色相收入鏡頭，分

貼親友，刊諸報端，俾一剎的歡愉，成不朽之紀

念，洵雅人韻事。但同樣的花，有的稱曇花，有

的稱瓊花，莫衷一是，遂啓爭端。就曇花言：有

的說「優曇一現」，喻逸樂的短暫，這花開是凶

兆，應該禳解祓除之不暇，何必請客？又有的說

「優曇花乃佛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出世

。」則花開是吉兆，應該鋪張結綵，大大慶祝一

番。就瓊花而言：有的據拾小說故事，說當年隋

煬帝就因為要到揚州看瓊花，引起了三十六路反

王，七十二路烟塵的蠢起逐鹿，竟把江山喪了。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那還了得！有的說瓊花玉

樹，是天上神仙種，人間富貴花，何人不愛？誰

家不賞？衆說紛紛，各執一詞，不過自在下看來

，都屬似是而非。因為他們都是盲人摸象，雖各

人自有道理，也各自錯誤了。管震民先生曾於所

寫「南洋植物二種」中，記瓊花或曇花。管老以

詩人多識草木蟲魚，精博可佩。惜明知南洋人士

所愛重的花非瓊非曇，是另一種仙人掌的植物

，但他却裝糊塗，以爲呼之爲瓊爲曇俱無不可。他說：

「物本無名，隨人而定，白頭黃耳，禽

物，性之所之，即以抽象名詞，表其特色，再加以美妙字面，有可望不可即之勢，使人動美人香草之思，如曇花與瓊花，本一物也，而言者各殊……」

管先生是明眼人，在下沒有話說。惟曇花、瓊花，與現在這仙人掌的植物，分明各有殊別，不容張冠李戴，孔子說「必也正名乎！」是應該澄清視聽的。我的植物學知識，淺薄得很，所說泰

半拾人牙慧，本以不談爲妙。但在現實環境中，太多人閉着眼睛亂說，我還算睜開半隻眼，因不揣

固陋，據管老所談以逮所未談者，寫成本篇。本來睜開眼來看看當前一隻象，便算真知灼見也十

分平易，我的所說也正十分平易呢！

曇花真象

曇花，無花果屬，爲印度、緬甸原產的桑科植物。梵語音譯頗多異稱，如優曇、優曇鉢羅、優曇波羅、烏曇鉢羅、優曇華、優曇樹、尼羅優曇……等等。印度人從來相信它很少開花，相傳一千年萌芽，一千年蓓蕾，一千年開花，合共三千年才得一現。故佛經云：

「法華會上，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見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

「難得值佛，有如優曇鉢羅。」

「佛之出世極稀有，正如優曇之時或一現。」

印度人不知道無花果屬的優曇樹，不會開出普通的花朵，胡猜瞎想，竟編造出三千年一開的神話

記：

「波斯國中有優曇鉢花，鮮華可愛。」

又云：

「竟陵王子良進沙門，於殿戶前講經，武帝爲感，見優曇鉢花，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挿御房四角，故李嶠上尊號表，有『聖朝難遇，類冥葉之希逢，佛主傳來，似曇花之一出。』

蓋因優曇花，乃佛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出世。」

前則聽說波斯國有優曇鉢花，鮮華可愛，僅聽說而已，並非眼見。後則果真見優曇花了，但見不見是天曉得。從「以銅爲花，挿御房四角」，及李嶠的諛詞看來，總是借靈異瑞應，而作政治性及宗教性的宣傳罷了。這與黃河五百年一清，清則聖人出現如出一轍。

按優曇樹在印度、緬甸，至今仍是種得很多的樹，凡小溪、河堤、低濕之地，隨處可見。樹高自四丈許至十丈，最高有達十四五丈許的。分披鬱勃，其陰翳頗堪行人的一停驂，一駐足。此樹值得特別介紹的是它的果實：也如普通無花果那麼大小，惟表面滿佈軟毛，每年四月至七月之間成熟，熟時呈紅或橙色。果內有雄花、雌花，還有虫癭花。果頂的臍部被壓扁，由無數鱗片密封，果下也有三塊鱗片。雌花很少，生在閉頭果的附近，有薄而透明的萼片兩三塊緊抱着。外有一條至兩條的雌蕊圍住雌花和虫癭花混合雜處，都有小梗，萼片有齒，雌花吐棍狀柱頭的長花柱，

印度人不知道無花果屬的優曇樹，不會開出普通的花朵，胡猜瞎想，竟編造出三千年一開的神話

記：

「波斯國中有優曇鉢花，鮮華可愛。」

又云：

「竟陵王子良進沙門，於殿戶前講經，武帝爲感，見優曇鉢花，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挿御房四角，故李嶠上尊號表，有『聖朝難遇，類冥葉之希逢，佛主傳來，似曇花之一出。』

蓋因優曇花，乃佛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出世。」

前則聽說波斯國有優曇鉢花，鮮華可愛，僅聽說而已，並非眼見。後則果真見優曇花了，但見不見是天曉得。從「以銅爲花，挿御房四角」，及李嶠的諛詞看來，總是借靈異瑞應，而作政治性及宗教性的宣傳罷了。這與黃河五百年一清，清則聖人出現如出一轍。

按優曇樹在印度、緬甸，至今仍是種得很多的樹，凡小溪、河堤、低濕之地，隨處可見。樹高自四丈許至十丈，最高有達十四五丈許的。分披鬱勃，其陰翳頗堪行人的一停驂，一駐足。此樹值得特別介紹的是它的果實：也如普通無花果那麼大小，惟表面滿佈軟毛，每年四月至七月之間成熟，熟時呈紅或橙色。果內有雄花、雌花，還有虫癭花。果頂的臍部被壓扁，由無數鱗片密封，果下也有三塊鱗片。雌花很少，生在閉頭果的附近，有薄而透明的萼片兩三塊緊抱着。外有一條至兩條的雌蕊圍住雌花和虫癭花混合雜處，都有小梗，萼片有齒，雌花吐棍狀柱頭的長花柱，

虫瘻花却只有短花柱，……凡這些，在現代植物學家眼中，只算是簡略的報導，而却為佛法無邊的釋迦牟尼所觀察不及。想不到慧眼竟輸過肉眼，遂使這「曇花三千年一現」的神話，變成千古笑話。

瓊花真象

中國的古書中，有不少瓊花的神話和傳會之詞。「莊子逸篇」謂：「積石千里，鳳凰居上，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瑤琳琅玕爲實。」又「楚辭注」也謂：「瓊樹生崑崙流沙漠，其花食而長生。」寓言幻想，姑妄聽之好了。至「隋唐演義」編造隋煬帝揚州看瓊花，寫得有聲有色，更把假事宣傳得家喻戶曉。而「古今談概」不韻部又別出枝節，說隋煬帝將瓊花移入禁苑，瓊花不肯開花，龍顏大怒，竟把它「怒杖八十」。他如「類說」王氏神仙傳也有瓊花故事，謂花開即有人得道昇仙。凡此種種，皆神怪可笑。詩人的「璧月夜夜滿，瓊枝朝朝新」，「瓊枝挺秀，玉葉資神」，都不寫實物，憑空懸擬。最可發噱者是有以詩齊風：「尙之以瓊華乎而」，認爲是瓊花最古的文獻，實則這裡所指非花卉，却是美石呢！

關於瓊花可靠的記載，當推南宋周密「齊東野語」所叙：

「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今后土祠之花已薪，而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木，鬚鬚似之耳。」

先是神宗時鮮于子駿有詠后土祠瓊花云：百卉天下多，瓊花天上稀，結根記靈祠

，着地不可移。八葩冠羣芳，一株鑽萬枝。

其後芝山老人的「虛齋樂府」，也有揚州慢咏瓊花云：

十里春風，二分明月，仙蕊飛下瓊樓。

看水花剪剪，擁碎玉成毬。想長日雲階佇立，太真肌骨，飛燕風流。歛羣芳，清麗精神，都付揚州。

雨窗數朵，夢驚回天際香浮，似闌苑空

神，憐人冷落，騎鶴來遊，爲問竹西風景，長空澹，烟水悠悠。又黃昏，羌管

孤城，吹起新愁。

綜集上面的隨筆詩詞，玩讀細味，知唐宋間確有此花，及周密之世已枯死，周記乃追叙，非親歷也。而當其榮盛，世無二本，珍異名貴，復經鮮于子駿等詩詞的渲染，更帶着濃厚的仙氣，尤非凡卉可比了。至其形狀，「灑水燕讀錄」謂揚州后土祠瓊花「木大而花繁」，和子駿詩「一株鑽萬枝」吻合。自宋以來，常把它與聚八仙、玉蕊相混。按聚八仙就是繡毬花，屬忍冬科，花白色，百花成朵，團團如毬；玉蕊的花僅八瓣，花鬚

很多，雪白如銀，每一絲花鬚上有一點黃蕊如金粟，花心綴出一球蕊，如玉刻成，故稱玉蕊。它們和瓊花本來各別，但詩人的綵筆塗抹，有時令人撲朔迷離。像虛齋咏瓊花：「冰花剪剪，擁碎玉成毬」；和張新的咏繡毬：「散作千花簇作團，玲瓏如琢巧如攢」。簡直是一花而非兩種了。惟周記謂：「絕類聚八仙（繡毬），色微黃而有香」。鄭興裔的「瓊花辨」，也謂其形態和聚八仙大率相類，但瓊花的葉，柔而瑩澤，花瓣厚，色淡黃，花蕊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虛齋詞有序百餘言，也臚列瓊花和玉蕊的差異甚詳，實不可混爲一談呢！

鄧之誠「骨董瑣記」引續夾志，謂「鄞縣炭谷有瓊花樹，樹大四人合抱……亂後爲兵所斫。」則前人所稱揚州后土祠瓊花「世無二本」，

「天下只此一株」，又未必盡然。

無稽的頂冒

中國人憑佛經而把曇花神秘化，有一種優鉢羅花，或誤會爲優曇鉢羅，明郎瑛的「七修類稿」記此花，也渲染得相當神秘，如云：

「禮部儀制司有優鉢羅花，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實，如鬼背蓬，脫去其衣，中有酷類金佛像一尊。」

清吳長元「宸垣識略」也有同樣記載，並稱此花已死去。四月八日是佛陀誕日，結實又酷類金佛像，這麼撒謊比「優曇三千年一現」更厲害了。

按唐岑參有「優鉢羅花歌」，見岑嘉州集，附序云：

「參嘗讀佛經，聞有優鉢羅花，目所未見。天寶庚申歲，參忝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領伊西北庭度支副使，自公多暇，乃於府庭內栽樹種藥，爲山鑿池，婆娑於其間，是以寄傲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巖巖如冠弁，巖巖上聳，生不旁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騰風，秀色媚景。……」

歌詞中「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等句，參所歌爲其身歷目見，貼實可靠，當然不會像郎瑛、吳長元輩的荒唐了。其所叙已與郎、吳等有別，而梵語「優鉢羅」，意譯爲青蓮花或紅蓮花，自與「優曇鉢羅」不同。惟岑歌「巖巖上折，生不旁引」，這般描寫很像蓮花。而「攢花中折，駢葉外包」，又不相類，費煞猜疑。讀古書着實常見扞格呢！

今人又把一種仙人掌的植物，頂冒爲曇花。按這一頂冒，實種因於「優曇一現」的誤解。依佛經「優曇三千年一現」，一如中國的神仙傳所謂「三千年蟠桃一熟」，是難能可貴的意思；而世俗運用語詞，却把誤解爲轉瞬幻滅，如虹彩

的易逝。故「曇花」的影子，便由三千年一開的靈樹，轉到花朵如虹彩易逝的植物身上去了。

我們現在所誤稱為曇花的，就是具有瑰艷的奇姿，却也開得太短暫的花朵。它原產於南美洲的墨西哥和巴西，何時東移，已不可考。惟今南中國以至南洋各地皆有栽培，屬仙人掌科。莖與葉同體，有氣根，葉作深綠色，粗厚如波浪形的長帶，葉邊可復生葉，葉邊也可抽出花莖而結蕾開花。這種植物所以為世珍異，有幾個優點：

第一，葉上開花，非普通花卉所常見。唯據識者言，它實在有一條長莖隱埋葉中，却不為人看見。到結蕾時那深伏的莖端才破葉而出，構成奇觀。

第二，花須在晚間才開放，大約初夜始開，中宵怒放，後夜而萎，欣賞的人須耐心等候，而幾個時辰內，得見其自含苞至於全放，如美人滿頭珠翠的顫動生姿。

第三，花很美麗，香色都頗似蓮花而遠勝。花如盞大，花瓣一重重排疊着，白裏透紅，中心吐出像玉柱鑲金珠的花蕊。

第四，因為有人數會即佛經上的曇花與名貴的瓊花，平添了濃厚的宗教氣氛與文學意味。

在南洋，它如貴族般受園藝家所嬌養，恆供以瓷盆，安於廳事。多盆栽，小盆開數朵，大盆有盛開至百數十朵的。但我在故鄉潮州所見，人家並不怎麼珍視，固然有不少盆栽，也有奴婢蓄之，而植為籬笆的。族人的別墅耐軒，老木參天，亭榭幽曲，頗擅園林之勝。我回鄉時輒棲遲其間，那裏的樹下牆角，便遍植此花，却造成非盆栽所能有的奇蹟。原來它或攀樹身，或緣牆壁，各向上蔓延。奇怪的是每伸至一段距離，葉旁自吐氣根盤結，初則上下植根如連理，繼則母子相連的葉腐爛，乃分為二體。如是繼續仰貼分生，好像步步為營般，直達十幾丈的屋頂樹巔。值花開之季，深宵設巨燈以待朋舊，滿園離披香艷，蔚為花國大觀。以視此盆栽小景，難免有登「秦

山而小天下」之感了。我們有稱它做「量天尺」的，至為恰當；也有稱為「月下待友」的，也貼切雅馴；廣州人則稱「霸王樹」，也無不可，因其雖屬蕙蘿弱質，而具凌霄壯志，正如紅棉的披美為「英雄樹」。惟曇花的名字最普遍，也最不妥當。

可笑的是由於誤解「曇花一現」，通人題咏，也只增加笑柄。如「未許此花終一瞬，要留不朽與人看！」「莫怪好花開一曇，關情元不在斯須。」意境非不佳，可惜原義弄錯。甚至詩序也云：「花開為時甚暫，凌晨即萎，是即可謂曇花一現，僅剎那耳！」正所謂「一着之差，全局皆亂」。更有以「曇花一現」兆頭不好，而懶得種

植的。「月下待友」何罪，而得此「無妄之災」呢？

以瓊花頂冒，更滑稽至極。管老曾引錄蘇劍華南島雜詩：「瓊花爛漫憑誰主，紅是相思綠是愁。」而自註云：「瓊花盛開，顏色嬌艷，可知熱帶地方，均產此花也。莖為多年生草本，類霸王鞭，惟扁平而無刺，離地五六寸，或尺許，延為三稜形，或左右分披，各向外發展，而為肉質葉狀體，如裙帶菜然，有波形之缺刻，不知者疑為葉，即枝之變形也……」蘇君名畫家，體物相當精細，為甚麼隨便給它戴上「瓊花」的高帽，徒見淺識。而南洋今猶誤呼瓊花，始作俑者，必此君也。

稿

約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雜感、隨筆、童話、遊記、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則請附寄原文。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則請預先加以聲明。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

●來稿務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訊地址，以便連繫。至於筆名可聽便。

●請附退稿郵票。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預先聲明。

●來稿請寄新加坡賢路五十三號A蕉風出版社。

山徑

幽徑蜿蜒來自山頂，
像那通往天國的路，
又若映照於雨夜天際的電鞭。

· 伊人 ·

有誰要做個啞吧？

殘酷的現實，
矛盾的人生，
你說，你說，
叫我怎麼好？

憧憬

當我爬上這遼遠的高峯，
渺小的影子彷彿來到雲端，
我的靈魂，乃有着非凡的感覺。

· 文渚 ·

讓鳥雀去追蹤白雲，
讓游魚在荷傘下打滾，
在思想的客廳中，
我只神往一幅這樣的畫圖：

你說世間惡有惡報，
我從沒遇到，
惟獨見壞人愈幹壞事，
他却愈富貴長命。

現實

· 雲影 ·

紅的花，綠的葉，
山的純樸，湖的沉靜，
粗獷的樵語，率真的漁歌，
自然的美，美的自然。

小花

· 錦堂 ·

灰白的霧，深綠的山，
我是被霧籠罩的山頂上的小花，
於是世界像沙漠般的荒涼，
在我心上却是快樂的天堂。

我說現社會太虛偽，
誠實的人容易受虧；
你却罵我在瞎扯，
沒有人會要相信！

我說做人最好沉默，
這樣可以明哲保身；
你又責我發怪論，

雨夜

· 章君 ·

當思潮已復平靜，
聽滴滴雨聲輕點階前，
窗外孤燈斜照着憂悵的長巷，
花壇上有殘落花瓣片片。

掛鐘指示我夜正漫長，
但惡夢已把睡意驚走，
一陣寒風偶從身邊掠過，
心裡有一份淡淡的哀愁。

沉默

· 夢苗 ·

雖然我有海樣的深情，
却不敢在你面前傾訴；
因為最美麗的詩篇，
妳也把它看作庸俗。

過去我對妳有太多的思念，
如今只餘下悲哀和孤獨；
別與我提起多情的邱比特，
他早已在我心中睡熟。

露珠

· 方息 ·

伴着夜鼻的啞笛而來，
隨着晨鳥的响鈴而去。

你，沉默的夜行者啊，
洒下點點滴滴晶瑩的淚珠，
把世界感化的更綠了。

馬六甲梁州長探病記

趙爾謙

馬六甲這座古城，是全世界聞名的。世人用「馬六甲」三字代替馬來亞，計有數世紀之久。時至今日，我們看見歐洲人所繪的世界輿圖，藏在圖書館內者，往往在馬來亞半島的版圖上面，寫上「馬六甲」三字。以城名國，不但富於歷史意義，正說明古城與國同休，相得益彰。

我們沒有坐飛機，只有在地面上爬行，用了兩小時半的光陰，在山巒起伏間的公路上，就走完了九十餘英里的途程，這正是首都與古城間的距離。

四年來不見古城，今朝「捲土重來」，雖僕僕於風塵之間，確另有一番情趣與感觸，非前此所可比擬。從大體說來，古城依舊，別來無恙。我們最喜愛的，是馬來河上的風光。河中小舟五六，傍於河干者三四，揚帆徐行者一二，細雨微風，掀起漪漣，「款乃一聲山水綠」，遊者置身其間，恍若世外桃源。從中央醫院到飛機場的一段路，確是曲徑通幽，萬籟俱寂，別有洞天。既抵機場，則人聲嘈雜，不可嚮邇；而機聲隆隆，往來商旅，降落起飛，不一而足。倏忽之間，我等又從大自然的懷抱裏，投入人世間矣。近飛機場左側，有著魚場一，長及一英里，養魚千萬尾，全馬漁業基礎，胥在於此，規模之大，東南亞無出其右者。車過三保山、三保寺、青雲亭等名勝，均為紀念大伯公鄭和者，但因時間匆促，未克稍留。這些古蹟，數年前雖曾觀光一次，惜今日無暇重溫舊誼，欲窮其竟，只有俟諸異日耳。

在短促的二十四小時內，我們看到的東西，不能算少，令人留念而不能忘懷的，莫若培風與育民兩華文中學及平民學校。這些學校設備完善，校舍寬敞，校風優良，處處顯出作育英才，百年樹人的至計。沈校長古道熱腸，王校長道貌藹

然，均為陶鑄青年的名教育家。黎校長則為有名的史學家，幽默大師之一，梁任公先生的及門弟子。東方教授看見筆者行囊中有任公先生手輯的「曾胡左嘉言鈔」，即賦詩四叶以見志，儒雅風流，不減當年，實有足多者，亟錄出以饗讀者：

三十年前列門牆
風晨雨夕弄韋簡

抱殘守缺識心喪
悠悠前後倍淒愴

忽逢謙兄自北來
文字姻緣本有契

示我遺篇笑顏開
浣手題詞乞剪裁

管樂情操自風流
師道已南應無恨

曾左文章亦千秋
音容杳渺典型留

回也往矣賜也老
而今寂寞人間世

游夏分飛知音少
清華水木夢魂繞

馬六甲的古蹟名勝之在城中者，集中於聖保祿山上下。在山脚下者，有政府各部門的辦公廳。這些建築物，因緣山勢而建成，均為荷蘭式，磚瓦呈赭紅色。

聖保祿山就是馬六甲的升旗山。山巔有聖保祿教堂的廢墟，不遠聳立着馬六甲州長的官邸，我們就立在官邸前面，與教堂左側的綠色草原上，攝影數幀，以資紀念。

州長官邸為兩層樓洋房，簡單樸素，得未曾有。樓下有辦公室、會客室、餐廳等。樓上則為藏書室、休息室、臥房等。我們在一間精潔的會客室內，逗留了一點時間，所見是琳瑯滿壁，美不勝收。除了神采奕奕馬來亞元首伉儷的造像外，還有許多海內外名作家的墨寶與真蹟，渣坳潤逸，妙入神明，古色古香，絕無僅有。例如胡漢民寫的一個條幅：「靜觀自得」，譚延闓寫的一

副對聯：「曠觀每詫難名景，力學真愁不盡書」，均為妙品，令人為之神往。

梁守臬州長現仍病臥馬六甲中央醫院，但政躬不久即可康復。我們問疾時，他躺在臨窗的一張輕便臥榻上，有說有笑，招待來賓，極其自然。有看護一人，侍立其側，小心的照顧。我們因為梁先生開刀的傷處，尚未收口，寒熱亦未退淨，怕他說話勞神，乃及時告退。上月病勢危急時，他的僑居美洲的女公子，留學印度的男公子，均飛返馬六甲，探視父疾，孝思不匱，大慰親心。梁州長政聲載道，有口皆碑，馬六甲的廣東會館暨青雲亭住持，特於日前在該亭舉行「祈安法會」，由各會館派代表參加，虔祈上蒼庇佑，俾梁氏早日恢復健康。

聖保祿教堂矗立聖保祿山巔，遠眺馬六甲海峽，波濤起伏，氣象萬千。在教堂門前廣場上，峙立聖方濟各銅像一尊，注視着大海汪洋，若不勝其感慨者然。這條馬六甲海峽，是他生前往來遠東傳教的通道。他犧牲了一生光陰，流盡了寶貴的血汗，抱着「若得普世，而失己靈，何益之有」的心情，摯愛基督而為人羣服務，時至今日，到頭來還是一個物質的無神世界！聖保祿教堂後進中央，有一個空虛的石穴，上面蓋着小方格的巨形鐵板。這個深巨虛穴的由來，實因聖方濟各佈道遠東，擬勸中華歸主，再次叩關而不得入，病終於香港澳門間的三洲島，於遺體運往臥亞之前，曾在此石穴內埋葬過五個月的原故（自一五五三年三月至同年八月）。據本坡歷史學者賓大陀氏言：聖方濟各生前，每至馬六甲一次，必在此堂內徹夜熱切祈求。今日聖殿雖成廢墟，但實為馬六甲最受人重視的古蹟之一。在石穴前面不具屋頂的教堂前部的四週，陳列着二十五塊巨大的石製墓碑。碑文為拉丁文、荷蘭文或葡萄牙文，蓋當時名人死後埋葬教堂墓地者實繁有徒。為了聖方濟各的豐功偉業，每日前來朝聖者，何可計數。特別是假期中，聖方濟各石穴前，

於無言的寂靜中，我聽見虔誠的禱聲，其言曰：

可愛仁善聖人，我與爾恭拜天主，忻憶爾生前蒙主異寵，身後幸獲殊榮。予今虔誠謝主，並全心懇爾代禱主前，賜我至要寵恩，俾得善生善死。又祈賜我某惠，倘所求不合主榮，無裨我靈，切望賜我他恩，更合榮主救靈之意，亞孟。請衆同禱，全能天主，因聖方濟各沙勿略廣揚聖教之能，靈異之蹟，使印度東亞諸國人民，合羣於諸信者之棧，懇祈主賜我等凡欽崇聖人之大勳者，效其諸德之表，爲聖子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偕爾偕聖神，乃生乃王世世，亞孟。這種懇切的、呼援的、待救的禱詞，無疑的，是發自心靈深處。這是爲梁州長的祈求，馬來

亞國運昌隆的祈求，世界和平的祈求。

馬六甲城有兩個值得愛護和注視的民間組織，其一爲「馬六甲史蹟保存委員會」，另一則爲「馬六甲史學會」。有了前者，直到了數百年後的今日，我們還見到當時的荷蘭式的建築物；有了後者，關於聖方濟各的文獻和事蹟，也一直保存到今天。對於古城功蹟之大，幾無以比倫者。

據現任馬六甲歷史學會會長葡萄牙人賓大陀

司鐸言：聖方濟各之來馬六甲，前後計有五次。

- 一五四五年冬季，首次訪馬，住了三個月的醫院，服侍病人，形神兼顧，一如平時。
- 一五四七年，在馬六甲籌備傳教日本計劃。
- 一五四九年，從日本歸來，受到盛大歡迎。
- 一五四九年初，路過馬六甲，前往臥亞，故只勾留二日。
- 一五四九年尾返馬，逗留時間較久，籌備傳

教中國事宜。

至於鄭和之到馬六甲一共也是五次。首次是在永樂三年，公曆一四零五年。是他第一次出國宣揚中國文化的創舉。以後在永樂七年，三下西洋；永樂十二年，四下西洋；永樂十五年，五下西洋；宣德六年，七下西洋，時正西曆一四三三年。鄭氏七下西洋，除二、六兩次外，每次均到馬六甲駐留。

鄭和下西洋，遠在十五世紀初期。聖方濟各之來遠東，遠在十六世紀中葉，相距一世紀半之久。兩人的志趣，雖不盡同，但其結果則一。從此以後，中國的道德文明，西方的宗教文明，經此東西兩大偉人的努力，均介紹到馬六甲來，影響今日馬來亞的建國及其文明的發展，既深且鉅，更非楮墨所能形容矣。

蟋

蟀

蟋蟀，一名促織，是小窳虫類，性喜鬥，可稱一種好勇鬥狠的小動物。當我幼年，最喜看蟋蟀打鬥。通常，要使兩隻蟋蟀自相殘殺，得由中間人用穗草去牽引，務必使之發怒，才會演成流血的局面。而那些圍觀的人們，則用錢物來作賭賽，勝了的喜不自禁，敗了的頹喪萬分，最後大家一闕而散，祇剩下鬥敗了的蟋蟀僵直地躺在地面，終被秋風捲起的塵沙掩沒了。

鬥蟋蟀的風氣，由來已久。據「負暄雜錄」載：「鬥窳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鑿象牙爲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又明代謝在杭所著的「雜俎集」也云：「三吳鬥促織之戲，鬥之有場，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回，然後登場決勝，左右坦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而輸至於千百而不悔，甚可笑也。」可見這種玩意，唐時已有；而設場打賭，湊資相博，則明代更盛。相沿迄今，一般孩童之輩，每屆秋夜月色如水，即紛至草叢瓦礫去發掘，捉回家中飼養，作爲打鬥的工具。

蟋蟀不祇好鬥可供戲弄，並且吟聲唧唧也可動人情思。不過，凡是聞其聲的人，因爲環境有所不同，情感也就互異，如俚語所謂：「促織鳴，懶婦罵。」楊萬里詩也說：「一聲能遣一人愁，終夕聲聲曉未休，不解縹絲替人織，強來出口促衣裘。」蟋蟀所以名叫促織，就是在男耕女織時代，牠的鳴聲能够催促織布婦女，快弄機杼，備製寒衣，有督促生產的意思。又如杜甫的促織詩云：「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而楊基舟中聞促織詩曰：「促織來何處，哀音近短篷……此時腸欲斷，恨不耳雙聾。」這是指蟋蟀的哀吟會感引愁思，騷人特錄入詩詞之中。更如「高僧傳」所言：「道貫聞促織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這是指蟋蟀的聲韻悅耳，可當娛人的音樂。他如「開天遺事」有謂：「每至秋時，宮中妃嬪輩，競以小金龜捉蟋蟀於籠中，置之枕畔，夜聽其聲。」這是指蟋蟀的低吟，可撩人發生求侶的情緒。蟋蟀的鳴聲祇有高低之別，而入耳的人竟有各種心理反應，其動人處可謂深刻之至。



復報

人斯

姚董事長憤怒地站在廠外，對那輛載滿二十多個工人的囉囉瞥了一眼之後，他那繃得緊緊的臉孔才漸漸鬆弛下來。不過，他突然又想起一件什麼事情，於是向着坐在司機旁邊的財富姚三春說：「三春，你快下來，我還有話交代你。」

那個「恩」的隨口應了一聲，便迅速地來到姚董事長的身邊，睜大兩眼問道：「秀雲伯，還有什麼要交代嗎？」

姚董事長點了點頭，稍微思索一下，便移步走到姚三春的身邊，低聲叮囑說：「你必須交代工人們，不要跟人家說什麼是去打人。你應該注意：那個姓田的傢伙，我只要你們揍他一頓，以消我的憤恨，並不是真的要把他揍死；揍死了

人，人命關天，那會很麻煩的。我給你們這麼多人去，那是要用來恐嚇，你可以指定一兩個人動手，其他的可以作好作歹解勸一番……還有，車也停在外面，揍了他幾下就回來……」說到這裏，他不禁聳聳肩，認真地補充一句：「最好……最好……不要使人知道是我叫你們打的！」

「如果那個去報案呢？」姚三春不覺插口進來。

姚董事長不禁冷笑一下，口沫橫飛地說：「報案也不必怕，一切有我，早去早回！」

姚三春立刻回轉身去，司機馬上開動車子，後面飛起一團濃厚的黑煙。

姚董事長剛剛回到經理室內，

他的太太就急切地問道：「他們去了……」

「那還有什麼用？兒子已給人打了！」她一面撫摸那坐在她膝邊的寶貝兒子，一面又不住地埋怨道：「沒有人像你這樣愚笨，出錢辦學校，還要讓兒子挨打！」

他倆的兒子金生，這時候眼角雖還有點潤濕，但看了他爸爸、媽媽為他心痛而生氣的表情，他真想跳起來愜意地大喊幾聲。因為這次報了「仇」，今後在學校裏就更能耀武揚威，再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

可是，他一起在學校裏所發生的事端，心情又有點激動了。

他記得田校長把他叫到辦公室以後，曾經聲色俱厲地問：「金生！你為什麼要欺侮仁英，把他打得出了鼻血，哭哭啼啼的！」

他當時看了田校長那種煞有介事的神氣，差一點就要笑了出來。

他知道田校長的扮相，分明是要恐嚇他的。但他憑什麼要怕呢？他爸爸是學校裏的董事長呀！他還記得清清楚楚，田校長能夠得到這個位置，也就是由於他爸爸所許可的。

當時，他爸爸在報上登了一個廣告，說是要聘請一個校長。一星期之內，接到的求職書，約在三百封以上。而田校長之所以獲選，並不是由於他的資格高，經驗足，主要的還是因為那個介紹人就是他爸爸的知己呢！

所以，他深信田校長是不敢打

他的。他怎麼敢打我呢？打了我，我就要告訴我爸爸去。我爸爸是董事長呢！沒有我爸爸，他怎麼能來討這一份頭路呢？以前那位校長，不是我父親嫌他只懂教書，不問外事，而把他滾蛋去了嗎？

想到這裏，他鄙夷地把頭掉轉了過去，根本不理會田校長的話。

「你怎麼不回答我的話呢？」田校長在咆哮：「我問你：你到底為什麼要打他？你說……」

他也記不清田校長當時是問了多少遍，對方老是重複着上面那幾句話，那有什麼意義呢？但下課鐘響了，同學們就擠在辦公室外面瞧熱鬧，有的對着他冷笑，有的指着他罵。他最恨的是那個挨過他揍的班長，竟滑稽地向他扮鬼臉，甚至還用右手的食指在面頰上劃着羞他。若是換過一個時間和地點，他一定不客氣的會把那個班長揍一頓呢！

他轉過身子來，對着外面搖着拳頭，想不到同學們都呱呱地吵起來了：「哎喲！金生在搖着拳頭，又要打人了！」

田校長這一下可真怒了，立刻從桌上抓起籐鞭來，強制拉住他的左手，邊打邊說：「問你的話，一句都不說，你是不是不肯認錯？而且，你還要打人，我現在就先打你兩下看看。」

那時刻，他又痛又恨又羞恥，不禁暗暗地罵道：「×你老母！以後再去我家裏坐，我叫我爸爸給你滾蛋，給你滾頭路……」

他正在這樣想呀想的，忽又聽見他媽媽憤怒地說：「哼！打狗也要認主人，怎可不講一點人情！」說到這裏，她把右手指着她的丈夫埋怨起來：「你就喜歡做什麼董事長，做了董事長每個月就要出常月捐一元，一年十二元，這些錢自己不懂得用，偏偏要拿去丟給學校。如果是捐給大伯公，還可以保庇發財；出錢給學校，泵的一聲，那是白白地損失的。」

姚董事長靜靜地坐在旋轉椅上，看他的神氣，好像在想些什麼。現在他噓了口氣，便開始回答他太大的指責說：「妳不懂得，在南洋這個地方，名是很要緊的。做一個董事長，有了名，也有了地位。學校裏的校長、教員，統統是我管的。我如不請他們，他們便不能夠進來吃這一口飯——這個傻瓜校長，吃果子不知道拜樹頭，今天應該教訓他一下。他再不識趣走路，到了年底，我出一張通知書，就給他滾蛋！」

這一來，他太太可痛快了，她閃着眼睛說：「既然他敢打我們的兒子，不辭掉他，不是要害死我們的兒子不敢去唸書嗎？」

「我看，金生明年轉讀紅毛學堂好。讀唐人書讀到高中畢業了業，最多也只是當個教員。讀紅毛學堂讀到九號派士，就能打皇家工，吃皇糧；還可和紅毛做生意，賺大錢！」

「金生也巴不得讀紅毛書的，他常常對我說，紅毛學堂就不必掃

地！」她一邊說，一邊低下頭來看她那位正聽得出神的兒子，並且問道：「金生，你爸爸要給你讀紅毛書了，你歡喜嗎？」

金生頓時手舞足蹈，快樂地說：「我要讀紅毛學堂的，讀了紅毛學堂拜六可以不必上課。」

他母親嘆味地一聲笑了起來：「你就不喜歡上課，愛玩耍，給人家打不痛嗎？」一下子，她彷彿又想到了一個緊要的問題，於是把頭轉向她的丈夫道：「剛才你說明年要請教員，可別忘了我的弟婦，

聽雨的情調

接連幾天，細雨不停地下着，下着，好似把人的心情都沾濕透了。

奇怪得很，有些詩人詞家，偏把細雨看成絕好資料，讚美它像大自然裏一幅最美麗不過的掛圖。如陸放翁詩：「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小橋。」又如張志和詞：「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這樣盡情來描寫細雨時景物之勝，好像靠它來造就了他們的詩情畫意，成全了他們的雅人逸事；甚或由於它的引誘和啓發，他們才吟詠出這樣的佳句，傳誦千古。

我不是詩人，也不是詞家，或者不能夠體會到細雨的幽美，和意味到細雨的靜好。然而，我頗愛聽細雨敲打亞答屋頂的音響，那樣點點滴滴，那麼瀟瀟淅淅，都覺有無窮的風韻。

不過，由於人們的心境有所不同，聽雨也就大異其趣。那些多愁的人聽了，不免無端湧上許多傷心的懷想，好像一聲聲，一葉葉，都是如泣如訴，無限憂思，莫由排遣。而在那些達觀的人

還有我的那個表哥，他們早就已經跟你說過的了。何況，用了自己的人，總是比較靠得住些！」

「妳放心，我那裏不記得？不過，妳的那個表哥，怎不設法去做點生意，却也要來教什麼書呢？你想一個月才拿一二百元，如果我們，就是用來買水喝，也還是不夠的！」

他太太有點動火了，板着臉說：「他就是因為生意失敗，才想暫時來當教員，否則才不希望呢！」姚董事長同情地吁了口氣，搓

搓手道：「是的！是的！那慶明年就請他來當校長，這個姓田的年底一定給他滾蛋！」

這最後的結論，使得他的兒子興奮極了。他贊同他爸爸的主張：「年底把姓田的滾蛋！」他想：到了那個時候，那傢伙一定要感到懊悔，始知道這一次錯打了人……

「嗚嗚嗚！」外面一陣尖銳的汽車喇叭聲，使得他們緊張起來。無疑地，這信號是重要的，因為它好像一個封建時代的英雄，遙遠地帶來了「凱旋」的訊息。

亞答盾主

聽來，便會立刻發生樂趣，一種瀟灑出塵之念，油然而生。如是抱有更大志願的人聽到，則將幻出「霖雨蒼生」的遠景，欲立把楊枝甘露洒遍人間。總之，細雨的節奏和旋律，往往會敲響人們的心弦，發生某種交響的共鳴。

雨聲的撩人，在時代的變遷上也大有影響。試讀蔣捷的那闕「虞美人」詞：「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香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濶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髮已星星也。悲歌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顯然地，在人生的三個時期中，雖是同樣的聽雨，但其心情是不同的。

當然，雨的功用是滋生萬物，而不是專門給有閒階級去聽的。但聽雨並不屬於有閒階級，那些腦滿腸肥的不但不會去聽雨，而且根本對它有着憎惡。只有廣大的耕種者、憔悴的文士、羈旅的征人，才會對雨發生溫慰的感覺。他們之中，有的巴巴地望着，有的幽幽地聽着，再踏上人生的前程。

沙蓋的愛情故事

亞文

黃昏，拉讓河是詩一般的美麗。我們一行六個人，在芭場幹了整天的活，現在是坐在電舢舨上，置身水中央了。

忽然，電舢舨轉了一個四十五度的彎，眼前出現一片蒼鬱的森林，陽光透過樹隙投射到漆黑的水面上，無數的小魚浮了上來。放目望去，河旁停泊着一葉小舟。奇怪！天快黑了，誰還敢大胆地停留在這裏，不怕猛虎、兇豹？——我思量着。

「又有人去『班定嬉幹』了！」大隻佬阿福這樣說。

「你說有人釣魚，爲甚麼不見影子呢？」我懷疑地問。

「他們是上山釣魚去了！」烟屎佬老王也插進嘴來。

「胡說八道，那裏有人上山釣魚的？」我更加不相信了。

「這是沙蓋人的風俗。」禿頭的張叔一本正經地說。

「鬼知道你說的甚麼？」我的疑團還是沒有解開。

「他們上山去釣兩腳魚啦！」司機巴布亞向我神秘地一笑。

「兩腳魚？」我有點半信半疑。

「哈哈！」他們幾個一同發出狂笑。

「你們到底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呀？」我冒火了！

「老黃，你別生氣！」亞福收斂了笑容道：「這是因爲你初到此地，不了解沙蓋人風俗的緣故。」

故。我可以據實告訴你：那隻小舟是一對沙蓋夫婦撐了來的，他們現在『班定嬉幹』去了。『班定嬉幹』本是釣魚的意思，但在沙蓋人的觀念上，另有一番解釋。這是指夫婦兩個撐船離開住處，到外邊去行周公之禮。

「爲甚麼他們要到外邊去行周公之禮？」我對沙蓋人的風俗很感興趣，不由追問下去。

「沙蓋人都是全家睡在一起，夫婦要行周公之禮，礙於孩子在旁，藉口說要『班定嬉幹』去，回來時還採些野果。天真的孩子，自然會信以爲真，不要跟他們一齊去了。」

我還想問下去，巴布亞向遠處一指，說道：「他們『班定嬉幹』回來了！」

我望過去，一對裸着上身的沙蓋夫婦，口中『衣衣呀呀』地唱着，剛從森林裏走了出來。

「巴布亞，我操着半生不熟的巫語問道：『你們的風俗是不是這樣？』」

巴布亞漲紅着臉，喃喃地道：「是……是……是的……。但我現在不是『可郎沙蓋』，而是『可郎番』了。」

「可憐，自己人不承認自己人。」阿福用閩語說，還長長地歎了一聲。

X X X

於是，我們相對坐下，便打開了話匣子。

「老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我們且來乾一杯罷！」阿福一口氣喝完大半杯啤酒。

「福哥，趁着這難得的機會，我想請你談談關於沙蓋人的風俗習慣好嗎？」我向他提出這個要求。

正在這時，突然有個黑影子從外奔了進來，直走向阿福的面前跪下，哀求着說：「端！多隆塞亞！」

火水燈發出的微光，照着一個棕黑色的臉孔，頭髮捲曲，額角露出青筋，汗珠不斷湧了出來，樣子怪可怕！

「噓！」阿福一把拖他起來，示意他走進房中躲避。

門外，狗吠大作，人聲也很吵鬧。不一會，這聲音朝我們的屋子來了。

「呀」的一聲，推門進來的是本村村長，後面跟着一個年老的沙蓋。

「你們兩位，剛才看見一個沙蓋青年經過這裏嗎？馬丁說他殺死了他的妻子，現在要捕捉他。」村長問道。

「村長，我住在這裏已經很久，難道我不懂沙蓋人的風俗，豈敢窩藏他們的犯人？」阿福鎮定地說。

於是，村長向那年老的沙蓋說了一些話，便出去了。

「馬丁是甚麼意思？」我問阿福。

「馬丁是沙蓋人的統治者，他是經過民選的。」

。如果馬丁不依照沙蓋人民的願望來統治，他們可向彭古魯交涉，要求另選賢能。得了彭古魯的同意，各族中的父老，便推舉兩位候選人，凡是成年人都有被選和選舉權。正式選舉的那天，彭古魯召集所有的沙蓋人，每叫一次候選人的名字，選民就舉手一次。候選人中，誰的舉手人數多，誰便成爲新的馬丁。說到馬丁的統治年限，沒有明確規定，如果好的可以幾十年，壞的幾個月便坍了台。他的任務，對外是和政府辦交涉，對內是排難解紛和作主婚人。」

「他們文化低落，却能實行民主方式的政治體制，也算難得！」我驚奇地道。

這時，阿福打開房門，那沙蓋青年便跑了出來。他先向阿福跪了兩跪，然後又向我下跪。我忙扶他起來，叫他在旁邊坐着。阿福拿出剩餘的咖喱飯給他吃，他像狼吞虎嚥一般，三分鐘便吃完了。而且，他揚着空碟示意還要，阿福又拿了一碟給他。

「他爲甚麼這樣貪吃，難道他沒有吃過白米飯嗎？」

「說起來，這些懶骨頭有些好笑。他們只知道在森林中種木薯，一種下去，也不好管理，讓野草生滿了場地，給山豬吃光，所以很少有收成的。他們的生活真够苦，把木薯當作山珍海味。有一次，我被邀到一個沙蓋家裏作客，他拿出臭酸的薯片來招待我。當時我鬧到便想嘔吐，藉口小便，跑去外邊丟掉了。」

「除了木薯外，他們還有甚麼雜糧？」

「他們也採些山林裏的野果和野菜，有時還去捕魚打獵。」

那個沙蓋青年吃完飯，便把碟子放在一旁，

臉上現出得意的神態，脚有節奏地踏着地，手輕輕地打着板櫪，嘴裏「衣衣呀呀」地唱着，彷彿沒有剛才恐怖的一幕。

「你看，這種人是多麼懶惰，他們餓了就知道要吃，飽了只會哼哼唱唱，此外甚麼也不管了！」

跟着，阿福開始問他了。

「你叫甚麼？」

「馬沙。」

「你爲甚麼殺死你的老婆？」

「她太老，我不喜歡。」

「你喜歡誰？」

「她漂亮的女兒敏娜。」

「你現在殺死了人，該怎麼辦？」

他臉上又露出恐怖的神情，顫抖着說：「端！多隆塞亞！」

「你先講述你的故事，我才幫助你。」阿福這樣來逗他說。

他低下頭來，想了一想，這才從頭說起，下面就是他的談片：

「我愛她的漂亮女兒，可是她不愛我，她愛彭古魯的兒子。我爲了她，偷取別人的薯片給她，她又不肯接受。我沒有辦法，便聯合一些朋友，終於想出一條妙計。」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我在昏暗中闖進她的屋子，一把抱住亞敏娜，然後叫朋友們夾馬丁來捉姦。」

「馬丁來了，他說：『你們被捉到了，你要答覆我一些問題。』」

「『你和她來往有多少時間？』」

「『三個月。』」

「『有沒有班定嬉幹？』」

「她不回答，我只得硬着頭皮道：『只一次。』」

「旁邊的人大笑起來。」

「馬丁又道：『你現在犯了通姦罪，我罰你五十元。』我迅速地繳了。」

「馬丁嚴肅地道：『根據沙蓋人的風俗，你們已經有了捉姦、罰款的步驟，你們的行爲不用騙人了，我宣佈你們馬上成親。』」

「可是，到了家裏，我才發現她不是亞敏娜，而是她的老寡母。我氣極了，但要六個月以後才能離婚，只得勉強做起夫婦來。我恨透了亞敏娜，她已嫁給彭古魯的兒子。」

「今晚，我和她去『班精嬉幹』，她很討厭我，說我是無用的男人。我一氣之下，便把她殺了。」

馬沙斷斷續續地講完了。

忽然，馬沙站了起來，跳了兩跳，歇斯底理地大聲說：「我死也不怕，我要殺死亞敏娜……」

說後，他就衝出大門去，我們要攔阻也太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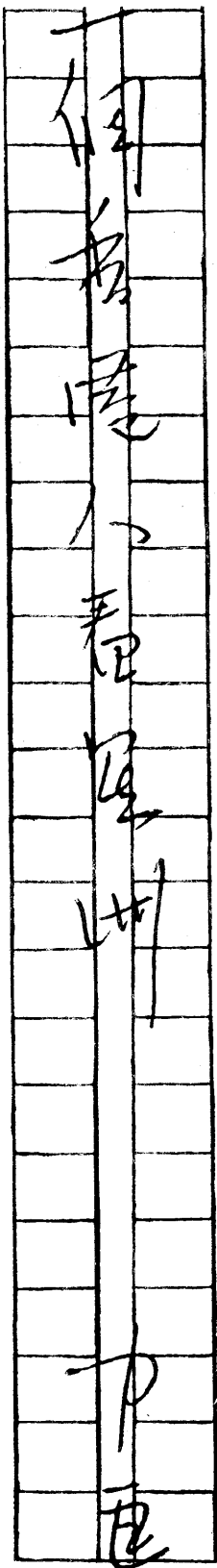
「唉！又有人命案發生了，喝酒吧！」阿福一口灌完杯中的啤酒。

X X X

昨晚，我和阿福都喝得半醉，一宿無話，睡得很甜。

第二天早上，當我醒來已經很遲，走去外面，聽到有人傳說，沙蓋村上有五個人死了：彭古魯和他的兒子，亞敏娜和她的母親，還有兇手馬沙！





在初到一個地方時，一個旅客總習慣地會把這新蒞的地方和他舊居的地方加以比較，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他會把自然拿來比較：當他原來居住的地方寒冷，他會驚訝於這個地方的暖和；當他原來居住的地方是不毛之地，他會驚訝於這個地方的木葉常青；有一些在新城見到的事物他以前從未得見，他就會被引起一份驚奇；有一些他往昔習見熟聞的事物在此不復再見，他當會自然而地引起了一份惆悵與眷眷之情。

在人事上亦復如此。

當我由香港初來，當我在「廣州」輪上向移民局的官員繳驗我的入境證件，當我由二號碼頭登陸，當我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我一直用一個香港人的眼光來觀察來比較在我周圍的一切。

我已經觀察了和比較了三個月了。三個月，這就是一個季節了，我已在新加坡消磨了整整一個季節。我不知那被我剛送走的是一個甚麼季節？如果那是「春」，我自然就該「傷春」；如果那是「秋」，我心中應該有一份「悲秋」的情緒；如果那是冬，我該會為要來的春天雀躍鼓舞了；但如果那是夏天呢？

我不知道我送走的是一個甚麼季節；當一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過羅湖到九龍，他在香港會發現一年的四季變成了兩季，那就是夏天和冬天，春和秋是縮短得幾乎還未覺得這就過去了。當他由香港再來到新加坡，他會發現一年在這裏祇有一個季節，夏天在這裏是永遠過不完的，他無法由氣候的移轉以安排一份適當的情緒，一如他的準備春裝和夏裝。

我就是如此的一個人，我獨自背一個小包，跨過了羅湖橋，告別了一個有四季的天地，把季節變成了夏與冬的遞轉，這就是說我到了香港。我獨自帶了兩箱書一箱衣服由尖沙咀上船到丹戎百葛上岸，四季就變成了一個不逝的長夏，這就是說我到新加坡來了。

當我初到香港，我有好些新鮮的感覺，我不在這裏說了。我自己是一個教師，我常教學生作文必須切題，我不能自己犯了規矩。當我由香港來

到新加坡，我又有些新鮮的觀感。

這些觀感有些我已說了出來，我說出來的感想都是真的，因為我是一個誠實的人；有些觀感我故意不說，因為我覺得說了出來會給自己招惹麻煩，所以在有些地方我的自由的筆鋒就變得遲滯了，有一些我本來很想說的話我終於不說，我承認我常常不大坦白。

這是我的生活的原則：一定要誠實，但不必坦白。

因為我覺得虛偽是人格上的缺點，我不允許誰來責備我的人格。然而我並不以為坦白是作人的美德，「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荀子在勸學篇中早已說過，我三年前第一次把這一章書為學生講解的印象仍深。

我不要「傲」，我也不要「嘖」，我寧可為人「問而不告」。

我有些對新加坡的印象並不準備如今就說了出來。

又有一些題目是我絕不談到的，譬如說：我就不談政治。

我答應過不談的，而且，我早就厭棄這一類的題目了。我寧可說榴槤、紗籠、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已經說了很多了，如今，榴槤已快要「過造」了，我不能老是抱着一個題材不放的。還有甚麼我可以說說的事情嗎？有的。

二

比起香港，新加坡的生活是寧靜得多了。

香港人的生活總是急急忙忙的，當香港人往來於尖沙咀和天星碼頭，當付了兩毫錢，進了碼頭的入口，一聽到了開船的哨子聲就趕忙奔跑，決不會緩步走去搭下一班船，下一班船本來祇要三分鐘後就開了的。

上了船，在海峽中航行了四分鐘，這就泊岸了。船還未靠岸搭客就已離座起立走到吊梯的前面，把船的重量全集中在船的一邊。當上了岸，在碼頭上的過道上懸了一個用廣府口語寫的大大的通告：「請行快的」。

慢慢地走是不可能的，因為後面的人潮正推着擠着湧來，你必須一口氣就走到街上。

你在街上了，時間是下午四點鐘，賣晚報的小孩滿街飛跑大叫：「新晚、星島。」你掏出一個一毫的銀幣買了一份，他立刻就又跑去了兜攪第二份生意；如果你用一張一元的紙幣來買報，他寧願放棄你這個顧客，他抽不出給你找換零錢的時間。

香港的生活艱難啊！新加坡怎樣呢？

新加坡是沒有過海輪渡的，走在市中心區的萊佛士坊的人總是那麼悠閒，沒有賣晚報的呼聲，這裏的人不大看晚報，有甚麼事情值得那麼緊張去關懷，等明天看早報不全都知道了。這裏唯一的一份晚報的銷數少得可憐，香港的晚報銷數却遠比日報為多。

還可以舉出一個證明新加坡生活容易的例子來。

我住在加東，走兩分鐘就到加東公園，公園外有幾個賣零食的攤子；有一個是賣冰淇淋的，有一個是賣熱糕的，有一個祇賣紅毛丹的小攤，有一個水果攤有各式各樣的水果。我黃昏吃過了晚飯總到公園坐坐，總在公園門口這個水果攤上買一兩塊水果，一邊吃一邊走進公園。

我第一晚買了兩條一角的香蕉，第二晚買了一個二角五分的大橘子，第三晚我又循例在晚飯後到公園來了。

那小販不在門口，我買不成水果，空手走進公園。那是星期六的晚上，加東公園熱鬧極了，我一邊走一邊替那小販可惜，如果他今晚有來一定可以大作一筆生意，賺個六七扣是毫無問題的。

「他一定是病了。」我猜想。

「你昨晚是不是病了沒有來？」我第二晚又到公園去，見到那小販又在門口，我就問他。

「啊！我昨天休息。」是他自己定的規矩，作兩天工就休息一天。

這回答大大使我驚愕了，香港的小販天天作營生還邊不夠吃的，沒聽到過有誰會自動休息，而且還挑上生意最好的一晚。

「新加坡的生活容易啊！」我說了又說，我和好些由香港來的朋友談到這個例子，每一個香港人都同意我這個說法。不同意的却是那些新加坡的老客，他們在新加坡全住了二三十年，他們經過了昭南島的如噩夢的歲月，在「大檢証」後倖獲生存。

他們也記得五零、五一時的黃金年代。

「那時，樹泥有價，賣够二百多扣，後生仔拿一把割泥刀上山，半日就尋三十幾扣，打起金器都是一兩一兩的買，今時，差遠啦，差遠啦。」

那年，就是韓戰的一年，然而如今樹膠落價，錫限未解，今時就「差遠啦，差遠啦。」

但就是如此衰退的時候了，小販們仍可以自己一星期定個一兩天來休息的。

新加坡是不同的。

「你還沒到過澳洲，沒到過紐西蘭，那裏是逢星期二、四、六日都不工作的。」又有人如此告訴我。

我同意。我想，如果這世界沒有出境入境的麻煩限制，那麼在香港的貧民一定全跑到澳洲和紐西蘭去了吧，至少也會跑來新加坡了吧！

但他們為甚麼不回到大陸去呢？由香港回大陸是方便極了，到尖沙咀火車站去，廣九鐵路每天有五六班火車直通深圳，香港的警方對離港到深圳去的人絕不攔阻，誰要回「祖國」去立刻就行。

但香港人却寧願擠在那些地區，一獲准來港的一住下了全都不走。在戰前香港人口不到百萬，如今却已達二百五十萬人，使那小島所有公共事業都有了麻煩，特別是食水一直不能充份地供應，在水荒最嚴重時每天祇供水四個小時，而且還在夏天，但他們寧願留在香港。

為甚麼會這樣呢？這在香港人眼中非常明白，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我很願意和一些新加坡人討論這個問題，我特別要和一些年青的新加坡公民討論這個問題。

但我忽然想起這已是政治的問題了，我是答應了不談政治問題才來的，我早就討厭政治，我不要和誰去討論。他們如果懂的，我不說他們也都明白；如果那是不懂的，我說了他們也不會同意，這就會有辯論，爭吵也會發生了。

我不要和誰爭吵，我精力有限，我時間可貴，我沒空到處和誰爭辯。

三

我是一個香港人，法律上是如此承認了的，法律有一張嚴峻的臉，他說了是你就不能說否。

我到新加坡來了，新加坡是一個好地方，我上面已有明証；這裏的人稟性忠厚，我在同鄉會在宗親會受到的接待是香港絕不能比的。

新加坡有缺點嗎？有香港所沒有的缺點嗎？

我誠實地回答吧，這是有的。

「那是甚麼呢？」如果你要追問。

唉！你不要問我，有一些話我決定不說的，你再逼我也是不說的，我從不以為坦白是做人不可缺少的德性，我認為噤舌是一件無聊的事情。

我已經說得太多了，你們就去問別的由香港來的新客吧！至於我，我幾乎已是新加坡老客了，我昨天自己到大坡看了一場電影，我沒穿襪子這就去了。還有，如今誰問我甚麼問題，我不知道的就全答「不懂」。

「你下次還要說星加坡的感想嗎？」你問。

「不懂」。

羅家倫二三事

劉福如



五四運動時期的健將，也有學而優則仕的，如羅家倫即其中之一。今天他是「自由中國」考試院的副院長，年事雖高，壯志未老，其幽默風趣亦

一如當年。

距今三十年前，他曾在中央政治大學當教務主任。當時他對校裏的一切瑣事雖不過問，但因他請教授特別有辦法，學生也很歡迎他，不久就升為教育長了。

他也會辦過外交，任過一任駐印度的大使。由於他的中西文學都有根底，而折衝又很有方，致使當時的中印邦交有如水乳交融，這確是難能可貴的。

後來，他被奉調回國，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誰都知道，中央大學這把交椅是不易坐得穩的，而他却能連續不斷地幹了十年之久，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吧！

中央大學的校長卸任後，他又一度做了西南黨政考察團團長。當他視察到貴州省的時候，與當時主政的吳鼎昌談得很投機，兩人在報上大做其詩，此唱彼和，極盡幽默之能事。

他一向號召發揚中華民族過去的光榮，並強調首應恢復在唐以前形體美的標準，而且舉出詩經中之公孫段及雲崗造像等為証。有一次，他在中央大學講演時，會說他早年就讀德國大學時，見有兩同學一言未合，擊劍比武。中一人猝未及防，鼻尖立削，然猶鎮定自如，納鼻於口，就醫生處逢之。明日鼻裹白紗，到校聽課如故，一若毫無痛苦的神態。他說這是古日爾曼的精神，有

尼不龍根(Nieblungen)古英推詩中之氣概。

他又常常說及，願見青年們「披着樹葉子的衣服，拿着大刀，騎着光馬，像我們祖宗一樣在森林原野中馳騁打獵；而不願見他們頭上滑得倒蒼蠅，腳下穿着漆黑皮鞋，再加上一臉的雪石膏，面容慘白，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光下跳舞鬼混。」他以為如此不僅送其自己進墳墓，抑且連帶送民族到衰亡。

他對於中國文學既很有根底，詩文造詣自深，所作之詩頗多清麗可頌。一九四九年印度舉行獨立紀念時，他特賦七絕四首，用以贈給尼赫魯

。其中一首云：

一片新旗海上浮，百年遺恨望中收；
那知今日新朝主，即是當年獄中囚。
詩中對尼赫魯當年下獄，今天膺總理、掌國鈞的情形，極盡幽默諷刺。

而他在印度遊喜馬拉雅山赴新姆拉道中口占一首云：
如「入希馬拉雅山赴新姆拉道中口占」一首：

日日炎鄉望息中，此行直入廣寒宮；
一聲輕噓浮雲裏，暫覺人間萬慮空。
又「遊梅梢拉之印督果園，同遊者為英國嫻雅士女」，有詩云：

清談軟語共遊踪，徑僻翻疑路不通；
望斷靈山深翠處，櫻桃熟到口脂紅。
其他佳句頗多，限於篇幅，不及列舉，即此一鱗半爪，亦可窺知羅氏的風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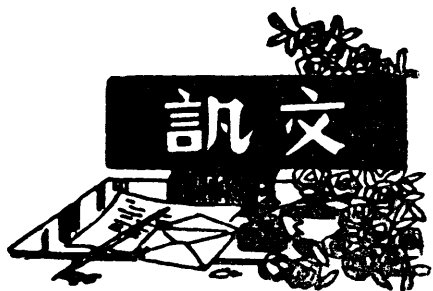
讀者·作者·編者

不久以前，鍾期榮教授曾在本刊寫過一篇「自然主義的法國文學」，對十八世紀的法國文學的源流及演變，作了詳盡的闡釋。現又承他寄來「法國現代文學的動態和特色」，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法國文學，以一九一四年為它的分界線，再加論列。我們如將本文與前文連貫地讀來，對法國文學的全貌就有一個認識了。

千百年來，一般人都把曇花與瓊花混為一談，並編造出許許多多的神話故事，訛傳至今，未嘗澄清。蕭遙天先生有見及此，特以「曇花與瓊花」為題，指出二者之別。我們讀了此文，今後當不會人云亦云，再鬧出「張冠李戴」的笑話來。

黃思騁的先生的「怒海」，是一個精彩的短篇小說。他的作品，有一種清新的風格，筆觸更充滿了感情，徐徐寫來，都能激動人們的心弦。

這一期，本刊又出現兩個新的作家。其一是斯人先生，他寫的「報復」這篇小說，暴露了華文教育的黑暗面，有心人都會為之慨歎的。其二是亞文先生，他寫的「沙蓋的愛情故事」，是上乘的報告文學，讀了可增加不少見聞。



馬大中文系主任賀光中博士，經已撰成「論清詞」一書，交由新加坡東方學會出版。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專論，並附編詞選殿後，可供大專學校採用作為教材。

名聲樂家田鳴恩伉儷，曾於本月中在新山鑽禧堂舉行演唱會，為新山馬華支會青年合唱團籌募基金。全部節目均極精彩，尤以二重唱「海韻」一闕（徐志摩作詞，趙元任作曲）最為動人，博得聽眾如雷掌聲。

馬華作家李冰人，近收集舊作散文六十篇，印成「踏青散草」，厚達三百頁，都十六萬字，有黎烈文、周瘦鵑為之作序，倍形生色。

七一老人洪來儀，精於典籍，工於詩詞。今歲成「讀史百詠集」，都采七言律格，自帝王至名臣學士，莫不鉤深入微。試求之於今日詩壇，其能以詠史自任而多至百首者，亦殊罕見。

當此華校放假期中，各地作家紛作短期旅行，如謝冰瑩自太平赴吉隆坡，蕭遙天自檳城來新加坡，力匡自新加坡去吉隆坡，黃潤岳、王恢自龍引抵新山，或為講學，或為度假，或為搜集寫作材料，各適其適，亦乃一大快事。

香港

經濟學家何浩若先生，前在「祖國週刊」發表過一篇「從經濟學看大胆假設與小心求証」的文章，對胡適先生的「大胆假設」與「小心求証」一語，提出了質疑和批評。因此，就引起許多學者的熱烈討論，如陳伯莊、李璜、司馬璐、許冠三、殷海光五位先生，都曾針對此一問題立論，加以探討。最近，何先生又寫了一篇「再論大胆假設

與小心求証」，仍在「祖國週刊」刊出。照目前情勢看來，這一個學術性的討論，還正在逐步地接近高潮，殊堪重視。

前民盟負責人之一的中共政協委員周鯨文先生，經已脫離中共掌握，現決定在香港從事文化工作，重辦「時代批評」半月刊，最遲在九月一日可以出版。此外，周先生所著「風暴十年」一書，亦可於最近問世。

中國大陸

中共近在北京召開一次「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毛澤東並親自接見到會的代表。會中確定了「全面搜索，重點整理，大力推廣、加強、研究民間文學」的工作方針。這次大會是由「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所召集，在會上同時選出理事廿九人，以郭沫若為主席。

隨着中共「生產大躍進」的口號，大陸各地正流行着一種「街頭文藝」。中國作家協會首先在大門口貼出了民歌型的「街頭詩」，全國各地都有甚麼「詩傳單」、「詩畫窗」……等類的東西，形形色色，真是無奇不有。

上海被指定為「詩傳單」的作家，有新以、以羣、魏金枝、郭紹虞、趙景琛、姚文元、蘆茫、沙金等二十餘人。被指定寫「小小說」的，有巴金、孔羅荪、胡萬春等數十人。被指定的人，寫出作品來以後，都得自己提着漿糊到大街小巷去張貼。

北京的各出版社，全按照「社會主義的總路綫」，製定了出版選題的計劃。最近「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等所出的書籍、畫冊，共有一百六十多種，全是向農兵進行宣傳的通俗讀物。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的擴大會議，經過四個半月的緊張鬥爭，終於把那些所謂「地方民族主義」的分子予以驅除。孜牙塞買提的文化廳長，以及他所兼任的「中國作家協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分會」和「文聯」的主席，全被取消。只是新疆的作家，仍然堅持地直稱爲「新疆作家協會」，拒絕加用甚麼「中國」、「分會」等等的字樣。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下列新書到應市

中國現代史綱要

錢清廉編著

每册叻幣一元六角五占

(一) 本書根據華文中學中國現代史課程標準及高中畢業會考中國現代史課程標準編著，備供高級中學學生及同等學力者研習中國現代史之用。

(二) 本書內容由辛亥革命前夕起至抗戰勝利止，分為六章十七節，對於中國現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重要史實，加以扼要客觀的敘述。

(三) 本書在分章分節之外，每段另加小標題，以便提綱挈領，一目瞭然。在每節之後，均有比較詳細的附註，藉便參考。每節之末，列有問題作業，以資複習、整理或討論之用。

中國文學作家小傳

王序著 定價叻幣一元

本書乃記述中國古代文學作家生平事略的專著，從亞聖孟軻以迄紅樓夢作者曹霑，把十多個朝代中七十四位不同宗派的文壇巨子的生平事跡、時代背景、作品內容都一一臚列紙上，實為今天研究國學者所必有的讀物，同時也是作為參加應屆會考的同學們準備應考的良好資料。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四六九號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